

## “世界第二”的钱花到哪里去了？

【明慧网】中共两会最后一天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布的一项数据震惊了许多中国人：“有 6 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 1000 元。1000 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，现在又碰到疫情。”

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竟然还有这么多贫困人口，很多人感觉难以接受，狂热的民族自豪感从虚空中跌落下来。当人们习惯于高喊“厉害了，我的国”时，似乎忘记了视频中经常出现的场景：城市低端人口、山村里破败的村屋、一贫如洗的家庭、用砖头搭起的课桌……

### 1、被淡化的贫困

有网友表示：“我没想到在中国赤贫人口数量这么庞大！43%的人在生存线上挣扎……漂亮的机场、高铁站、五星级酒店、美食美景蒙蔽了我的双眼……”、“令人震惊，要不是总理亲自说，还以为反华宣传呢”。

人们之所以震惊，因为在中共“伟光正”的宣传（欺骗）下，贫困被淡化，被遗忘。

中共在 2015 年声称 2020 年脱贫，如今到了 2020 年，却爆出许多地方官员担心因无法达到要求而

遭到问责，纷纷演戏造假，被人斥为“数字脱贫”。

2020 年 5 月 27 日，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委员在微博发帖称，他去调研广州扶贫项目，问村民：扶贫项目有没有帮到你们村民？村民的回答却是：帮到村委。也就是说，村委的干部们得到了扶贫款的项目，而村民没有。

《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5》指出，“顶端 1%的家庭占有了社会财富的约三分之一，而底层 25%的家庭却只拥有 1%左右”。贫富差距极大，巨额财富被“先富裕起来”的特权阶层和腐败官员掌握。



### 2、世界上最贵的政府

中共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，中国人对它的供养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。以中国辽宁的铁岭市为例，人口 300 万，GDP46 亿美元，人口是东京的 1/5、纽约的 1/6，GDP 是东京的 0.1%、纽约的 0.18%，但“市领导”却有 41 名，是东京和纽约的 6 倍，包括：市委书记正副书记，常委、正副市长、人大主任正副主任、政协正副主席……。

不要以为这些书记、主任、常委只是一个尊荣的牌位，不必花钱养。正相反，这些“领导”、“公仆”们是老百姓的沉重经济负担：专车、秘书、豪宅、“工作”宴请、“交流视察”、出国“学习”、“意思意思”，等等等等！

每一项都是老百姓在支付！所以明白人知道，不是共产党养活了我们，是中国人的勤劳付出，养活了这个西来幽灵共产党。

### 3、不敢公开的巨额维稳费

2019 年官方公布的公共安全支出，仅为军费预算 1.19 万亿元的 15%左右。但根据《21 世纪经济报道》引述同样是官方发行的俗称“图解‘国家账本’”的数据，公共安全支出占今年 235,244 亿元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5.9%，即 1.39 万亿元，比公开的军费还多，而实际的维稳费是不敢公开的。中共用来救济穷困家庭的资金只约占其维稳费用的 15%左右。

中国百姓创造的财富，巨额的维稳费花到哪去了？花到监控和打

压百姓上去了，维的是中共的稳，打压的是受冤屈的百姓。

实际上，中共维稳费的激增，是从 1999 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开始的。这次中共运动的对象是信仰“真善忍”的好人，而法轮功学员遍及社会各个阶层。迫害初期，基层司法人员逐渐了解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各行业的好人，这使得中共的迫害难以为继。为维持迫害局面，用金钱引诱，江泽民大肆挥霍，当年曾动用了 1/4 的财政收入打压法轮功。用中共官员的话说，对于法轮功的镇压早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费用。

近百年来，中共对于百姓生命的漠视，对于维护强权的嗜血，从来没有任何改变。

## 大陆留学生：原来被洗脑的是我呀

【明慧网】2020年6月3日，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玛琳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，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功法，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，同时提醒人们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迎合中共，忽略了根本道德。

伴随着祥和的音乐，身穿“法轮大法好”字样黄色上衣的学员展示着功法，吸引着人们的眼光。当人们了解到法轮功修炼“真善忍”，做好人时，都很认同。

半年前刚从大陆来德国留学的王小姐路过玛琳广场时，感到很惊讶，她对法轮功学员说，“法轮功不是×教吗？怎么在这里也有？”

学员告诉她，法轮功是以“真善忍”为准则的传统功法，能使修炼者身体健康、道德升华，中共出于其“假恶暴”本质，惧怕亿万民众信仰“真善忍”，因而残酷迫害法轮功，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中共自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教（通过洗脑和自我标榜来确立自己正确性，个人崇拜、入党宣誓，政治学习、组织严密、敛财等等）。

聊了很长时间之后，王小姐听明白了，并在学员的帮助下上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了共青团。她很高兴地接过学员送的带有“世界需要真、善、忍”字样的小莲花，称赞说“真漂亮”。



▲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玛琳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。

王小姐说，如果自己没看到法轮功的活动，还在相信中共的谎言。她刚来德国时，听到有关六四、香港反送中和中共迫害人权等消息，一概不相信，认为德国人被洗脑了，“通过一段时间了解，我才知道，不是德国人被洗脑了，原来被（中共）洗脑的是我呀。”◇

## 新西兰基督城民众：疫情困境中想起了那片祥和

【明慧网】2020年5月底，南半球的新西兰已进入冬季。在政府二级禁令放宽后，人们漫步到战争纪念桥边时，发现了久违的场景：挂在树上“法轮大法好”的旗子、地上的展板及展台上的法轮功真相资料。法轮功学员又回到战争纪念桥边集体炼功。炼功音乐轻柔舒缓，散发着一种慈悲的力量，吸引着众人驻足观看，更有人加入其中，体验法轮大法的玄妙美好。

路人尼科（Nico）兄弟俩征求学员同意，进入场地学习炼功。这时，一旁缓慢行驶的观光电车里，一位乘客举起双手，模仿着学员“头顶抱轮”的动作，还有的人对着学员竖起拇指称赞。

一位当地原住民途径炼功点，他马上下车向法轮功学员咨询法轮功的功理功法。他向学员介绍说，他对修炼打坐很感兴趣，曾经跟随一个气功师修炼很长时间了，未曾想到的是他的师父突然去世了，他有些困惑不解。

法轮功学员向他介绍了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在练习动作的同时，还要提升自身的道德，重视道德的提高，身体状况会自然地得到改善。并请他上网详细了解法轮大法的信息资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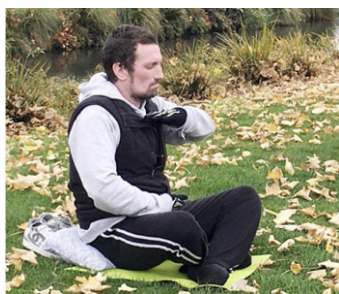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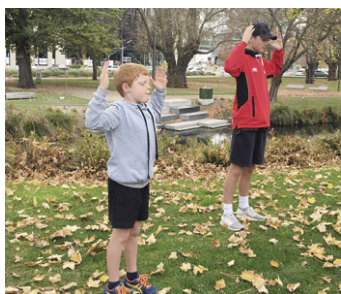
文斯（Vince）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，刚刚修炼法轮功两个星期，谈起得法经历，他的兴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大约半年前，他曾

经在这个炼功点得到了一份法轮大法简介，匆匆看了一眼就放下了，似乎没有什么想法。今年3月份因疫情之故，新西兰实行了禁足令，不断地有人染疫甚至病故身亡，这让文斯心情非常郁闷沮丧，不知今后的生活会怎样。

一天，他忽然想起了法轮功，那个祥和平静的炼功场面让他很是向往。两周前他偶尔经过维多利亚湖边，看到有法轮功学员在炼功。他非常激动，马上走过去学习炼功动作，之后学员借给他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《法轮功》和《转法轮》。

在阅读《法轮功》和《转法轮》时，文斯感受到了很强的能量。他说自己现在头脑清晰心情开朗，之前的烦闷忧虑一扫而光。文斯还介绍说，他曾经结交过一些不太好的朋友，让他的家人非常担心。文斯表示以后会按照“真善忍”来要求自己、对待别人。现在在他的家人知道他已经走入了法轮功学员的修炼群体，感到非常开心。

►尼科兄弟俩正在学炼第二套功法“法轮桩法”



◀文斯在学炼法轮功第五套功法——“神通加持法”



# 江苏常州市龚国华和龚裕芬夫妇遭中共迫害

【明慧网】江苏常州市法轮功学员龚国华和龚裕芬夫妇，因信仰法轮大法，多次遭中共绑架、劳教。其中：龚裕芬四次被绑架到洗脑班，计150多天，两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，计二个月，一次被非法劳教二年。龚国华先后被非法劳教两次，累计五年，三次被绑架到洗脑班，计120天左右。龚国华和龚裕芬夫妇家中三次被非法抄家，经济损失惨重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，中共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。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，龚国华和龚裕芬夫妇决定去北京信访局上访，想以切身体会向政府部门说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，可上访无门。

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六日，上午十点左右，龚国华和龚裕芬刚走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，突然跑过来一男一女两个警察，问龚裕芬：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？话音未落，一辆依维克汽车就疾驶过来，把龚裕芬推进车里开走了。

龚裕芬遭绑架之后，龚国华还留在北京。常州公安、派出所多次派人去北京，想抓捕龚国华，还逼着他儿子去天安门广场作为诱饵来抓捕他。公安人员多次去他儿子的工作单位骚扰施压，使得龚国华的儿子被迫辞掉好好的工作单位，成为失业人员。

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傍晚，龚国华去借住地的菜市场时，被布控在北京的龚国华单位保卫科的王忠伟、单位同事居建新、户籍警蒋伟等人发现，他们强行把龚国华的头蒙住，戴上手铐，连夜送到常州驻京办。他们强迫龚国华说出在北京居住的地址、联系人等。龚国华不说，他们就拷打他。次日，把龚国华带回常州。整整七天七夜，龚国华双手被铐着，不让睡觉、不让休息片刻。长时间审讯、折磨龚国华。四月三十日，把龚国华直接送进了常州看守所，每日做

苦役。五月三十日，给了龚国华一张劳教决定书，上面写着三年，并列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。

龚国华被非法劳教后，单位单方面解除了与龚国华的劳动合同（签订的是无限期合同），同时在五月三十一日签发了除名决定。在无任何签名，无书面、口头的通知下，开除了龚国华的公职。

二零零一年七月份的一天，龚国华单位派副经理郑网大、来方强劳教所通知龚国华，说他已被开除党籍，需要他签字，可只字未告知龚国华已被开除了公职。

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，龚裕芬在常州张生记大酒店订了酒席，准备在十月一日为儿子定亲，招待亲友。十月一日，当约定的亲友们都到齐来贺喜时，却看不见主人龚裕芬。最后，龚裕芬的儿子哭着到场，告诉亲友说：我母亲在昨天下午被警察抓走了。那时龚裕芬的丈夫已被送去江苏方强劳教所，家里、家外全靠龚裕芬一个人打理。因龚裕芬突遭绑架，家中乱成一团。

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，龚裕芬被送到常州西林看守所。一个月后，被非法劳教二年。

二零零五年底的一天早晨，龚裕芬在花园菜市场买菜，再次遭到绑架。被关押到常州林业机械厂招待所，说是监视居住，家中又一次被抄。具体参与迫害的人员有杨晓明、丁国平、蒋伟、周国军、孟伟平等人，这次被非法关押时间达八十多天。

二零零五年底，龚国华正在上班做临时工，突然车间里闯入四个便衣警察，不由分说，强行把龚国华拉进警车，连机床都不让龚国华关，急匆匆开车就跑。他们把龚国华关进常州林业机械厂招待所二楼，一人一个房间，不让出房门一步，连向外看一眼都不行。同时把龚国华的妻子龚裕芬也绑架来了。

当时参与迫害的人是孟伟平、丁国平、周国军等人。这一关就是九十三天，直到腊月过小年夜才放龚国华回家。

二零零七年六月初的一天早晨，趁龚裕芬在菜场买菜之际，警察又绑架了她。龚裕芬被关押在机械新村后边一个招待所二楼。一个月之后，又被送到常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月。

二零零七年六月份的一天上午，又是蒋伟等一伙人，到车间强行绑架了龚国华。他们将龚国华绑架到常州机械新村后的一个招待所，折磨了一个月，房间内把床铺都拆走了。后来又把龚国华送进常州看守所迫害一个月，之后龚国华再次被非法劳教二年。

二零一零年农历八月初，当时龚国华和龚裕芬夫妇居住在武进雪埭农村老家。突然家门口出现了十几个便衣警察，说要带他们夫妇俩去常州了解点情况。当时龚国华在院子里被他们看着，龚裕芬在屋里把门锁上了，他们要求进家看看，其目的是又想抄家、绑架。龚裕芬说，要我开门，你首先把你和你所有家人的地址和电话全部告诉我。他们无理取闹一整天，看没希望进家，绑架不了龚裕芬，就把龚国华强行绑架到了常州。

他们在龚裕芬家把她团团围住，整整一天一夜，逼迫得龚裕芬只能从二楼跳下逃生，头脚多处被摔伤。这次参与的人员有幕后指使者“六一零”季黎明、江岳立，出面指挥的有孙杰、雪埭派出所等人。他们把龚国华非法关押到常州勤业新村西边的一个小旅馆楼上，强行洗脑迫害。具体执行人有董伟平等人。◇



截至2020年6月中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“三退”（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）的人数已超过3.57亿。

# 中共名嘴曲啸的无言悲局

【明慧网】武汉疫情爆发至今，中共为了推卸其掩盖疫情的国际责任，全网发动五毛为自己洗白，嫁祸西方，不惜将“五毛”调资为“七毛”、“八毛”。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

1949年以后，中共曾重彩推出三大演说家，营口教育学院副院长曲啸排名第一，被称为中共话本里的道德祖师爷。影响了一代人的电影《牧马人》原型就是曲啸。1951年，曲啸19岁，父亲大年初一被一辆苏军卡车轧死了。1957年反右运动中，曲啸因反苏等罪被打成右派。说他反苏是推测他因父亲被苏军卡车轧死，内心定仇恨苏联。1958年，曲啸被劳动教养，文革中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行坐监，1979年宣布释放。

曲啸深受中共迫害，但在中共又打又拉的阴阳政策欺骗下，他在全中国做了2500场报告，为党洗白，歌功颂德，欺骗了无数青年人。80年代后期，中共派曲啸去美国给留美华人、学生演讲洗脑。为了统战台湾，台湾在美的亲共历史学者汪荣祖教授被邀请参加了这次报告会。

曲啸演讲时，声情并茂，悲苦与曲折的人生经历。22年的铁窗牢狱生活，生不如死。说到伤心处泪如雨下，凄惨处鸟雀悲鸣。忽而，曲啸话锋一转，喊出“母亲有错误，但能不爱她吗？”“党就是妈妈，妈妈打错了孩子，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。”在信息封闭的大陆，这种演讲无疑是成功的。但，这次在美演讲，却是中共曲啸团队的滑铁卢。

曲啸演讲后，汪荣祖脸色通红，突然发言：“曲啸教授的演讲，当真是血泪的控诉，句句血，声声泪！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！而这些，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导，但报导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，没有这么真切，没有这么令人愤怒。”

汪教授不顾别人的制止，接着说：“什么党是亲娘？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，那还是亲娘吗？比后娘都残忍，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？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，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，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。”汪教授震怒非常。在场的曲啸脸色苍白如纸，表情痛苦不堪。

周恩来前秘书、国务院办公厅人员刘中海和曲啸商量：“汪教授对大陆的不了解产生的误会被突如其来真实报告给打醒了。巡回演讲不能继续下去了。”

曲啸回国后基本上不参加活动，不久大脑得病，失去了说话能力。2003年离世。

将中共当作母亲，无异于认贼作父。为中共站台，不是爱国是祸国，迟早都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。早醒早好，否则悔之晚矣！◇



## 《新编武大之死》

【明慧网】有一则借用“武松为兄洗冤”的新编故事，正在网络流传：

武大郎死了，潘金莲哭天抢地，邻居们赞叹这样的孝行！武松回来之后，听说是病死，质问哥哥的具体死因，潘氏答不上来。武松一再追问，潘氏抛出一句，隔壁的媳妇都死了两个老公了，武大为什么就不能死？邻居们一听，觉得说的有道理，看到潘氏可怜，于是都帮腔：是啊，她才死一个老公，比邻居媳妇好多了。

王婆也站了出来，丈夫去世让潘氏变得成熟了，不算是坏事；以后的日子，一定会更好，不如凑点礼数，今晚办酒席庆贺……

邻居们纷纷掏钱，而西门庆也趁势拎一支毛笔写下一句话：普天同庆，一醉方休。武松无可奈何，独自离开。

在原来的《水浒传》中，武松从佘作手中，获得兄长被服毒的遗骨，查明真相，为兄洗冤。

然而这则引人深思的《新编武大之死》中，多了个角色——“邻

居们”。正是在邻居们的一片附和声中，所谓“众口铄金”，真相被围观者淹没，丧事办成了喜事。

武汉肺炎又何尝不是，当有人追问疫情隐瞒一个多月的责任时，中共避而不谈，铺天盖地的消息都是其他国家死了多少人，武汉才死了几千人，追责成了“别有用心的”、“被境外势力利用”、没有“顾全大局”……“邻居们”的声音，此起彼伏。人们可能没想到，早晚有一天，你也可能成为武大。

利用控制的物资、利益等生活中的一切，而逼迫、诱导人们放弃对于是非的判断，助纣为虐、魔性大发，中共早已运用得驾轻就熟。